

## 第二十二章 韃靼自找沒臉

十一月初八韃靼抵達京城上貢朝賀。這一日從外城一直到皇城南門，十餘里的路兩旁站滿了衣著鮮豔的百姓圍觀。這是大治的榮耀，也是大治百姓的榮耀。

顧默默早早讓阿蠻訂了外城茶肆，二樓臨街的位子。雖然她對這些不感興趣，卻要帶蛋蛋去感受一下勝利的榮耀，更何況這勝利還有他爹流血拚命的功勞。

吃過早飯，顧默默帶著一家大小去茶肆體會文治武功的太平盛世。按理牛大壯也能一起來看，但因為他對韃靼的風俗、習性、語言很精通，便在韃靼朝賀的日子天天伴駕。

辰末，韃靼使臣穿著華麗的族服，騎著高頭駿馬，在兩百韃靼士兵的護衛及八百御林軍的護送下，氣昂昂進了京城，竟然沒有戰敗納貢臣服的謙和之氣。

路兩邊的百姓在御林軍後邊小聲的議論——

「韃靼人看著好魁梧。」有人驚歎。

「再魁梧還不是敗給我軍。」有人不屑。

「看到沒？據說那車裡是韃靼進獻的美人。」

「不過，這車可夠怪的。」

顧默默恰好抱著蛋蛋往下看，剛好看到那輛由八頭犛牛拉動，圓形潔白的車帳，帳篷的頂端用黃金裝飾，四周有火紅的圖案，一位金髮碧眼的姑娘正掀開窗簾往外看。

「她沒有娘好看。」蛋蛋也看見了。

顧默默笑著親了兒子一口，她沒想到竟是一位白人美女。

窗下的百姓也看到了，有人驚呼，「娘呀！黃頭髮綠眼珠子，鬼啊！」

那姑娘聽了輕蔑的瞟了一眼，用有些蹩腳的漢話說道：「孤陋寡聞，少見多怪。」

巳正，承平帝在金鑾殿，接受韃靼使臣的朝拜和上貢，下午攜太子貴妃、文武諸臣設宴款待使臣。為了顯示大治的廣博，也是為了顯示大治的友好，太子特地命人在皇城的禦水河畔搭起巨大的帳篷。

炒米、奶茶、手扒肉、奶酥、乳酪、馬奶酒，還有烤全羊，教坊司的歌伎手捧金杯唱祝酒詞，韃靼的美女跳著歡快活潑的舞蹈，整個宴會很是熱鬧。

牛大壯身披盔甲，手按佩刀緊緊跟在承平帝身後，偶爾低語解釋食物的名稱味道。承平帝的飲食控制極為精細，太膩、太油、燒烤皆不可食。滿桌美味，牛大壯也只建議可以嘗試炒米、奶茶和少許手扒肉。

「尊貴的大治陛下，很少見您享用可口的食物，看來是宴會缺少讓人熱血激昂的表演。」

牛大壯抬眼就看到一個韃靼使臣出列說話，當然他說的是韃靼語，旁邊有通譯。這位韃靼人一入朝就開始神色不對，牛大壯知道為什麼，因為這個使臣恰巧是害死朱喜子的那個韃靼小頭目，顯然人家已認出他了。

看到皇帝身邊的牛大壯，忽必來終於明白那一年冬天，休戰期為什麼大治軍隊突然發動進攻，讓他們措手不及。那時他還為突然戰敗撤退等不到這位神箭手可惜過，此時看到牛大壯卻是仇人相見，分外眼紅。

「陛下，我們韃靼的摔跤是勇士的格鬥，請陛下觀看。」

承平帝淡笑點頭，牛大壯則站在身後目視前方，好像沒有看到忽必來的仇視目光。摔跤韃靼人很喜歡，農耕的大治人對此就沒什麼興趣，看兩個蠻子比蠻力有什麼意思？不過是出於禮貌偶爾叫聲好，可惜他們不懂其中的妙處，叫好的時機讓牛大壯感到好笑。

不一會兒兩個韃靼壯漢表演完畢，行了禮退到一邊。

「看陛下的晚宴就知道大治廣博宏大，不知如此宏大的大治，可有人懂摔跤，下來讓我們見識一下大治的威武。」忽必來站出來曲起右臂放在左胸，看似誠懇的說道。他恨死牛大壯，定要讓牛大壯出醜，他和牛大壯比試過，確定他贏不了這兩位勇士才這麼提議。

殿內殿外的文武大臣安靜下來，韃靼是來臣服的，沒想到他們竟然敢挑釁。

片刻後，俞將軍耐人尋味的笑道：「我大治有聖人教誨，乃禮儀之邦，以理服人，從不比拚蠻力，再說，就是行軍打仗靠的也是兵法謀略，靠蠻力只有輸的分。」忽必來聽完越發憤恨，他強忍著怒意笑道：「不靠蠻力比試箭法如何？不要說大治的軍人從不射箭。」

見承平帝放下手裡的茶杯，神色冷淡，使臣頭領連忙出來笑著圓場，「忽必來也是一片好意，想讓宴會更熱鬧些，好讓尊貴的陛下胃口大開。」

承平帝慢悠悠的說：「使臣有心了，不過大治善射之人遠在軍中，此時傳喚怕是來不及。」

忽必來正要再說話，承平帝繼續說：「朕這個侍衛倒是略通一二，不如讓他試試。」承平帝早就看出忽必來對牛大壯的敵意，再者他聽牛大壯吹說他的箭法不說軍中第一前十總是有的，也清楚他的本事。

牛大壯恭敬的半跪領命。

先比定靶，禦水河對面十個靶子，韃靼的神箭手和牛大壯一起開弓，這種比試對兩人來說完全沒有挑戰性，自然分不出勝負。

忽必來笑著提議不如一人射靶一人發箭攔截，一組過後互換看誰射中的多。牛大壯心裡冷笑，看來剛才俞將軍諷刺韃子只有蠻力忽必來不服，而這種比試方法弓越強越佔利，而開強弓是要有力氣的。

他冷靜的拿起兩百斤的弓試弦，旁邊的神箭手鄙夷的笑笑，隨意拎了一把三百斤的弓走到比賽位置，揚揚手示意選好了。

牛大壯面無表情的放下手裡的弓，拿起四百斤的弓走到比賽位置揚手示意。

「你要詐！」神箭手瞪眼，差點沒跳起來。

牛大壯沒什麼表情的用韃靼語回道：「兵不厭詐。」

神箭手咬牙切齒，卻無可奈何，三百斤的弓如何跟四百斤的弓比力氣，就算他把弓拉到極致，射出去的箭也全被牛大壯射飛，竟沒有一箭中靶。

輪到牛大壯射靶，第一箭發而未發，神箭手卻會錯意箭離弓弦，等他發現時牛大壯已經箭若流星直擊靶心。

「好！好！好！」只此一箭就已定勝負，大治的文武官員無不叫好。

牛大壯平靜的轉身準備退場。

「不行，還沒有比試完畢！」神箭手不肯認輸，他相信下一箭必然能射偏牛大壯的箭。

「既然客人還未盡興，牛愛卿就再陪陪客人。」承平帝聽了翻譯淡笑著說。

「是。」牛大壯抱拳領命，他轉身回到比賽的地方，定定的看了對面的靶子一會兒。

讓全場驚訝的是，他竟轉身背對靶子，抽出三支箭同時搭在弦上，箭指地面拉弓。大治的百官，韃靼的眾人，全震驚的看著宛如雕像一樣微垂著頭拉滿弓一動不動的牛大壯，電光石火間，牛大壯轉身、起弓、放箭，三支箭追星趕月直奔靶心，箭離弓弦，他又抽出三支，搭弦、射出，一氣呵成，等神箭手反應過來，牛大壯已經射出六箭。

已射出的追不上，神箭手咬牙搭弦拉弓，無論如何他不能讓牛大壯十箭十中。牛大壯又搭三箭在弦上，瞄準，胳膊穩穩後拉，四百斤的強弓被一點點的拉成滿月，宴會上的一些人忍不住嘴巴越張越大。

「嗖」的一聲三箭齊發，神箭手也連忙開弓，雖然他射到了其中一箭，可是那一箭也和其他兩箭一樣穩穩地射入靶心。

神箭手看得目瞪口呆，喃喃自語，「長生天在上這不可能。」

「有什麼不可能，不過是料到你要阻攔哪一箭而已。」牛大壯淡淡的用韃靼語說完，轉身放下弓箭重新繫上佩刀鎮定的離場。

石化的百官這才反應過來，就連俞將軍也是這時才知道牛大壯箭法精妙至此，文官或許不明白，做為武將的他卻明白為什麼明明韃靼神箭手射中了，那支箭還能射中靶心。

牛大壯不光是提前料中敵方會攔那一箭，還精準的估計到敵方的箭力，兩力相合再射中靶心，他……他簡直就是神人。

俞將軍在這一刻確定，牛大壯是軍中箭法第一人。他站起來振臂高呼，「威武！」一人呼百人呼，就連訓練有素的太監宮女也忍不住跟著高呼，「威武！」

牛大壯在一片歡呼中與崇拜中淡定的走向承平帝。他單膝跪地一手扶刀，一手握拳撐地，平靜的說：「末將覆命。」

承平帝微笑的抬起手掌往下壓，群情激昂的「威武」呼聲立刻靜默下來。「歸位。」

「是。」牛大壯行完禮站起來，走到承平帝身後站直，目視前方。

承平帝撫鬚對韃靼使臣輕笑說：「果然熱鬧許多，讓人不由得熱血激昂。」

忽必來知道牛大壯箭法好，卻沒想到好到如此程度，簡直有如神助，他們韃靼人向來以神箭手自居，不料卻……真丟人！

使臣頭領心裡無奈，臉上卻笑得一團喜氣，「陛下，熱血的比試過後，不如讓我們美麗的貝拉高歌一曲來舒緩？」

承平帝輕笑，可有可無的撫鬚點頭。

那位叫貝拉的美女走到帳篷中央，驕傲的挺著高聳的胸脯，微微仰起下頷，輕靈的聲音若乳鶯出谷，在林間環繞。

原本還看不慣綠眼的大治人立刻被吸引住，雖然聽不懂她在唱什麼，可是美女的嗓音實在美妙，聽到耳裡，讓人猶如置身於秋季起了薄霧的林中，空靈得很。歌聲輕快起來，彷彿小鳥在林間找到夥伴，歡樂的在一起嬉戲，振翅上下翻飛。然後不知何時起，那小鳥飛出樹林，在廣闊的空中自在飛翔越飛越遠……最後慢慢消失。

餘音繞梁，好些人還沉浸在剛剛的歌聲之中。

「陛下，男人有男人的比試，女人也應當有女人的比試。」

這蹩腳的女音讓所有沉迷的人瞬間清醒，韃靼到底什麼意思，懂不懂什麼叫臣服朝貢？

貝拉剛才親眼目睹牛大壯的神奇箭法，崇拜不已，也為他強健的體魄和黑亮的鬍子折服，她喜歡這樣男人味十足的勇士。當然她清楚自己來此的目的，背負著和貂蟬一樣的重任來離間大治的太子和皇帝，不過她卻很想見見這位勇士的妻子，她要把那女人比到泥地裡，好讓勇士知道只有自己這樣有才華的美女才配得上他。

貝拉下意識高挺胸脯，自傲的說道：「大治不是說『自古英雄配美女』嗎？」她手指向牛大壯，「這位勇士的妻子一定非常美麗有才華，我想和她比比。」

禮部尚書第一個出來反對，「陛下，兩國邦交豈有比女色的，簡直荒唐！」

當然火大的不只禮部尚書，其他官員看到又一個要比試的，也面露不喜。這些韃子到底是不是來臣服的？不服，沒關係再戰！

原本就想挑事的忽必來，更不願意放過牛大壯任何一個出醜的機會。「陛下，貝拉小姐是長生天賜給我們韃靼的神女，在我們的部族尊貴無比，她的願望就是我們韃靼人的願望，懇請陛下滿足貝拉小姐這小小的願望。」

太子冷下臉，他請承平帝出面，不過是因為韃靼戰敗而特別禮遇，讓他們知道就算他們輸了，大治也會寬待他們，希望兩國不再起戰事傷及百姓。可他們的表現，是給臉不要臉。

就在太子想要出來收拾韃靼人時，承平帝撫鬚輕笑，「遠來是客，既然貝拉小姐有這樣的心願……」轉頭對著大太監德福吩咐，「你去請牛宜人進宮。」

「是。」德福一甩拂塵，領命而去。

使臣頭領暗恨不已，他是右相的人，右相力主和大治保持友好關係，休養生息；而忽必來是左相幼子，左相力主發展聯盟一舉攻下大治。使臣頭領暗瞪一眼貝拉，她和忽必來是一夥的。

這麼一鬧，宴會便有些冷清。使臣頭領無奈，只得重新堆起笑容，對著皇帝太子各路大臣一一敬酒。

德福跟著承平帝幾十年，承平帝一吩咐，他便明白皇上的用意。顧默默何等容顏，若是再精心裝扮……論才華，顧默默的畫技……可笑韃子找錯人了。

顧默默接到旨意，便明瞭皇上的意思，「勞煩公公稍等，我去收拾一二。」

「宜人真的明白陛下的意思？」

顧默默笑道：「待我裝扮出來，公公再看合適不合適。」

不過兩刻，出來的顧默默讓見慣宮裡各色美人的德福瞪大了眼睛，這還是當初那個在長寧宮裡賢淑婉約的美人嗎？

「公公覺得可行？」顧默默粲然一笑。

德福只覺得整個屋子都變得明亮起來，一時間彷彿百花齊放，而且開的全是牡丹花。

「行、行、行，太行了！」德福一張老臉笑成了老菊花，「宜人且隨咱家進宮吧。」

雖然有使臣頭領和幾個韃靼人滿場祝酒說些吉祥話，卻依然尷尬，做為戰敗方，他們實在太不識趣了。

全場上下最感興趣的怕是承平帝了，他相信德福能把自己的意思傳達到，也相信那個敢在皇帝面前開口闖男人的顧默默不會任人欺負。

看著尷尬的使臣頭領，等著看戲的承平帝還好心的搭理一二，讓對方感激不已。

「正五品武德將軍之妻，宜人顧氏默默覲見。」隨著太監尖細的聲音，全場百無聊賴的文武官員和尷尬的韃靼人，還有準備看人出醜的韃靼人都看向來人。

當忽必來看到來人時，只覺得自己的心臟被箭射中了，好美！美得就像天上的神女，而等著鄙視人的貝拉則震驚得張開嘴巴。

宴會上的人沒有不驚呆的，天下竟有這樣美麗飛揚的女子。

石榴紅遍地金的窄袖上襦，石榴紅的留仙裙，腰間金色雙環四合如意條，搭著淺金色披帛，披帛末端印著大朵牡丹，遠看似一團火焰，待她走近，只見肌膚勝雪，眉梢眼尾輕揚，眸子黑白分明，光彩照人，三千青絲挽成牡丹髻，一朵碗口大的金牡丹在夕陽下熠熠生輝。

承平帝滿意的笑了，不待顧默默叩見就開口道：「只是宴飲而已，宜人不必多禮。」

顧默默微低頭屈膝笑著說：「不知陛下召臣婦來……」

承平帝笑指著貝拉說：「那位番邦女子想和宜人比美麗、比才華，遠來是客，委屈宜人了。」

雖然顧默默美的驚人，但是貝拉一向自負美貌和歌喉，因此毫不怯弱的站出來。顧默默好像不知情似的，吃驚的看向貝拉。

貝拉驕傲的抬起下頷，「那位勇士贏了我們的神箭手，妳有本事贏我嗎？」

「呵。」顧默默輕笑，「不用比本宜人已經贏了。」

貝拉愣住。

顧默默輕笑解釋，「先說美麗，春花秋月各有韻味，濃豔清麗各有偏愛……」她面上風輕雲淡，心裡卻道貝拉真的擁有「天使的臉蛋，魔鬼的身材」，可惜了。「每個人的愛好不一樣，所以認為的美麗自然不一樣，這要如何比？」

立刻有大治官員幫腔，「本官看著貝拉小姐的眼睛、頭髮、膚色，只覺得可怖。」

顧默默粲然一笑，朱唇皓齒晃花了眾人眼。「再說才華……」

「我的歌喉比最婉轉的百靈還要動聽。」貝拉搶先問口。

「嗓音是天生的，貝拉小姐要比的是才華，真正的才華來自學識，有學識的人會不懂去到別人家應有的禮儀嗎？」再說，在這裡會唱歌真算不上有才華。

「哈哈……」大治的百官無不大笑，這位牛宜人比牛將軍更厲害啊！貝拉急了，她雖然跟那位勇士無緣，卻想給他留下一個終身難忘的美好回憶。「那妳這樣就是待客之禮嗎？」

顧默默奇道：「這裡有客人嗎？不是只有戰敗的你們來朝賀納貢嗎？」

承平帝四平八穩的坐在上位面帶微笑撫鬚，這位倒是跟牛大壯一樣會裝傻充愣，兩人果真是天生一對，哈哈。

「你們的皇帝都說我們遠來是客！」

顧默默輕笑，「我們陛下學貫古今，為四海之主，心底仁慈，同情你們是弱者才稱一聲『遠來是客』，難道你們真的以為你們帶來的是禮物？」神色一正，「你們是來朝賀的，帶來的也是戰敗後答應我們的貢品。」

大治的文武百官完全放心了，牛宜人一個就可以退卻整個韃靼，因此他們放鬆身形，甚至說什麼「這個菜不錯，周大人嘗嘗」之類的話。

忽必來從顧默默的美貌中清醒過來，鄙夷的說：「我聽說大治多貪官，原本還不信，可是看這位夫人的裝扮倒是信了。夫人身上的首飾，妳丈夫的俸祿怕是買不起吧？」

聽了通譯的話，大治的官員一滯，再看顧默默，碗口大的金牡丹、鑲寶的金花鈕兒、腦後的七寶梳篦，耳上的紫水晶耳墜、手腕上的鑲寶赤金鐲……眾官心裡抱怨，怎麼貪的都不要緊，可被人揭破多難看，眾人忍不住心急，想著怎麼救場。卻見顧默默笑道：「使臣說這些啊？這是本宜人的夫君不知斬了哪位敵軍頭目……哦，就是你們的首領，得了一把鑲寶赤金彎刀，本宜人不喜歡，就賣了買些首飾戴。」

大治的百官要死死忍住才能不噴笑出來，這口才好，氣死人不償命啊！

牛大壯面無表情目視前方，心裡卻樂開花，你們這些笨蛋還想欺負我娘子，作夢！忽必來一張臉氣得通紅，死死忍住怒火，強笑道：「妳的夫君既然如此英勇，可敢讓他下來和我們的勇士比試一場摔跤？」

「如果本宜人沒記錯，摔跤要比力氣。」

「正是！我們韃靼人力大無窮，是天生的勇士，妳那樣英勇的夫君敢比嗎？」忽必來總算說出引以為傲的天賦。

顧默默輕笑一聲，「想來使臣沒弄清楚兩件事。」她伸出一根纖纖玉指，「第一，在這裡我的夫君只聽命於我們的陛下。」不等忽必來向承平帝請命，她伸出第二根手指，「第二，使臣以為我們大治人會在意一次比蠻力的輸贏嗎？」

「要比力氣，黃牛的力氣大，卻被普通農夫手持皮鞭驅使。虎、熊力大凶猛，卻死於獵人的弓箭陷阱。」她輕勾嘴角，「人之所以是萬物的主宰，不是因為力氣大，是因為——」她停下話頭，待眾人凝神聽她的答案，才輕笑點點自己的太陽穴，「我們用腦子。」

大治的官員這會兒都有些同情忽必來，好好一個漢子，被一個纖細女子說成沒腦子，真夠可憐，卻不知，顧默默還可以再擠對忽必來，但她明白，現在兩國交好，她奉旨前來收拾韃靼的囂張，得適可而止。

看著差不多了，承平帝輕咳一聲斥道，「宜人，說話未免太不講究了。」

顧默默連忙屈膝，「是，臣婦錯了。」

她的回答讓承平帝莫名想起牛大壯的「娘子，為夫錯了」的話。

「可是，夫君告訴臣婦，陛下說過為人學識倒在其次，首先人品要正，說話要實……」

牛大壯聽了連忙下來走到顧默默身旁，彎腰抱拳請罪。

承平帝嘴角抽了抽，別以為朕看不出來，你就是想和你娘子站在一起顯擺，還有朕什麼時候跟牛大壯說過那樣的話了？

「為人自然人品要正，說話自然要實，可這也要分場合。」承平帝一臉風輕雲淡道：「這樣吧，禮部明天派一位主事教教牛愛卿夫妻說話的禮儀，免得讓人以為我大治也有不懂禮儀之輩。」

大治的官員集體無語。陛下，您說話其實也沒多講究啊！

聽到承平帝的「也」字，使臣頭領羞得無地自容，這是在暗諷他們韃靼不懂禮儀呢。

禮部尚書一本正經的站起來揖手，「微臣領旨。」

承平帝像是才想起來似的道：「下午牛愛卿比試贏了，總要有些獎賞，就進封為正四品光威將軍，升做親衛營副千總。」

旁邊的陳貴妃心裡打了一個突，副千總手下有五百親衛軍。

「陛下，既然賞了牛將軍，何不趁著好日子一起賞了牛宜人，也讓這宴會多些喜氣。」陳貴妃溫婉的進言，這可是個順水人情，而且承平帝一定喜歡。

果然承平帝笑著點頭，「也罷，就依愛妃所言，進封宜人為正四品恭人。」

「臣（臣婦）牛大壯（顧氏默默）叩謝隆恩。」

兩口子一起跪倒在地，牛大壯覺得一生圓滿了，他身穿鎧甲，他的娘子身穿大紅衣裙，雙雙拜見聖人，多像拜天地啊。

忽必來忍下滿腔怒火，他的任務還沒完成。「陛下，您給自己的臣子封賞，那麼我們美麗的貝拉小姐是否也能借此喜氣？」以右臂撫左胸彎腰道：「我們願意把貝拉小姐奉獻給大治的主人，就是不知道該奉獻給陛下，還是太子殿下？」

陳貴妃微笑，還帶挑撥，挺好的。

承平帝微笑的問太子，「太子以為呢？」

太子恭敬的揖手，「父皇喜歡就收入後宮，不喜歡兒臣為了大治會收入東宮，全憑父皇做主。」

這場宴會先是牛大壯用箭法大敗韃靼，接著顧默默智力碾壓，最後，大治最尊貴的父亲聯手給了韃靼一記響亮的耳光。

這場宴會的結局，最高興的是岳紹輝和牛大壯，總旗變成副千總，手下從五十人變成五百人，實在是值得慶賀的事。

可是這兩個人高興的事，卻讓宮裡的陳貴妃有些躊躇，牛大壯看似憨厚卻不好拉攏，顧默默不僅潑辣還牙尖嘴利，心裡恐怕還記恨自己賜妾的事。

牛大壯雖然還不是多麼重要，但是也要留心一下，陳貴妃思索後，決定試試承平

帝對這兩人的看法。

「陛下。」夜裡她一邊笑吟吟的替承平帝更衣，一邊狀似家常的道：「今天牛將軍看著和往常不一樣，簡直判若兩人。」

承平帝邊抬頭舉臂，邊想起牛大壯第一次朝見時一副老實憨厚的樣子，因為不知道怎麼自稱，而引得朝臣憋笑，笑說：「今天面無表情、鎮定自若，是牛愛卿本來的樣子，平常不過是為了逗趣和隱藏，他做斥候謹慎慣了，平常總以憨厚老實來蒙蔽人眼。」

「陛下怎麼知道？」

「牛愛卿當差第一天就跟朕請罪，說是第一次入朝覲見，一時緊張忍不住偽裝了自己，請朕治罪。」承平帝歎道：「一次次單槍匹馬深入敵營，那是何等的忠勇之人才能面不改色的做到，因為他，大治軍士少了許多傷亡。」

陳貴妃心沉了沉，牛大壯果然深得皇上的信任和歡心，難怪能一次從總旗晉升副千總。

「對了，愛妃以後也莫提今晚之話，由著他做個老實憨厚的人。」沒發現陳貴妃微微一滯，承平帝繼續叮囑，「他經過好幾次生死關頭，所以平常只有偽裝成老實憨厚的樣貌才能安心，為了大治也是可憐吶。」

「是，臣妾謹記陛下的吩咐。」陳貴妃笑吟吟的屈膝，又有些疑惑，「怎麼他娘子也和上次不大一樣？」

「哈哈，」承平帝邊笑邊拉著陳貴妃的手走到臥榻邊，躺下道：「這位恭人可潑辣有主見得很，有一次朕發現牛愛卿耳朵有傷痕，問他怎麼回事，結果那個憨貨，哈哈……」

承平帝想起牛大壯當時委屈的樣子就覺得好笑，是有多沒腦子，才會以為把銀子都買成首飾就能討到娘子的歡心？結果被人家狠狠收拾了。

陳貴妃聽了卻羨慕不已，心道要是有人這樣對本宮，一定可以討到本宮的歡心。不過心裡雖然羨慕，嘴上卻依然試探著，「牛恭人的首飾真的是賣了鑲寶彎刀所得？」

貴重的戰利品是要上繳的，否則會以軍法論處，陳貴妃問得看似好奇，其實想要算計牛大壯。

「怎麼可能？」等陳貴妃也躺好，承平帝揮揮手，宮娥們依次熄滅燭火靜悄悄的退出去，頓時寢殿黑了下來。「那是有一次他夫妻為了救人欠下巨債，為還債牛恭人不得已賣畫所得剩下的。」承平帝有些感動，「他們夫妻都是至真至純的人吶。」

待承平帝睡著了，留下陳貴妃咬牙暗恨，至真至純？自己整天守著皇帝，牛大壯竟然還能抓住機會，給皇帝灌下這麼多迷魂湯！陳貴妃躺在錦被裡雙眼微合暗自思量，這個人……絕對不簡單！

## 第二十三章 孝義王想學箭法

宮裡的人歇下了，宮外卻有一對夫妻走在回家的路上。

路兩旁的店鋪大多已經關門，偶爾有一、兩家客棧門口還亮著燈籠，或是拐角、



牆邊有賣吃食的小攤挑著昏黃的竹篾白燈籠，鍋裡、蒸籠上飄著裊裊的熱氣。

「娘子，前邊是曹大娘家的三鮮餛飩，滋味鮮香得很。為夫每次下了前夜的差，路過都會吃個兩碗。湯是用老母雞熬的，又鮮美又滋補，娘子也來嘗一碗，真的很好吃。」

顧默默沒吃晚飯就被宣進宮裡，耽誤到這會兒確實有些餓了，於是點點頭。因為她穿著裙子只能側身坐在馬背上，等到餛飩攤附近牛大壯先是拴好馬，才雙手握住顧默默的腰把她從馬上放下來。

「曹大娘麻煩來三碗餛飩。」牛大壯牽著顧默默的手走到餛飩攤前。這時攤上沒什麼人——去聽戲的還沒散場，去秦樓楚館的已經去了，散值的御林軍還沒到時間——因此攤上現在就是顧默默和牛大壯。

老兩口沒事幹圍著火爐烤火，牛大壯拴馬的時候，老兩口都站了起來。

「這是牛將軍沒錯啊！」曹大娘疑惑地瞄了瞄牛大壯身後的顧默默，「怎麼……」曹家老兩口認識牛大壯也有些日子，知道這位將軍最是潔身自好。

「這是我娘子。」牛大壯略帶驕傲，把顧默默拉到人前。

「天哪！」老兩口不由自主的揉眼睛，看了再看才讚歎道：「早聽聞牛將軍有位聰慧、善良……」

顧默默聽了便要含笑道謝，就見曹大娘不停歇的繼續說：「體貼、溫柔……」

顧默默又一次漾起微笑，結果後邊還有。

「賢淑、能幹、為人和氣……」

顧默默覺得自己的笑容變得有點尷尬，這笨蛋平常怎麼跟別人說自己？藉著披風的遮掩，她面帶微笑對著曹家老兩口，食指和拇指擰著牛大壯的胳膊。

牛大壯吸氣，嘴上笑著，絕不能讓正在誇獎的老人家發現。

「善解人意，還美若天仙……」曹大娘一口氣不帶歇的說完，「老婦人今天算是見識了，要是娘子一個人出現，老婦人怕是要當成月裡嫦娥、瑤池仙子降落到凡間了。」

「夫君說話不太講究，曹大娘千萬莫當真。」顧默默笑著說道。

牛大壯悄悄鬆口氣，偷偷夾緊胳膊不讓顧默默的手撤回去。

「哎喲，牛娘子說話太客氣了，像娘子這般美貌，真真當得上『美若天仙』四個字。」曹大娘說的是心裡話，月下的顧默默更是美得如玉雕的人兒一般。

顧默默面含淺笑，悄悄抽了抽手，抽不動，再加些力氣繼續。

牛大壯面上笑得一片坦然，似無所覺的對曹老爹說：「麻煩老爹照老規矩跑一趟，多要一個胡麻餅。」

「牛將軍稍候，小老兒這就去，」走出攤子沒幾步，曹老爹回頭對起火的曹大娘說：「老婆子妳沒說全。」

「什麼？」曹大娘一邊拉風箱，一邊不在意的問道。

「牛將軍還說他娘子是世上最好的娘子。」說完老人家一點也不見老邁地匆匆去買東西。

一直抽不出手的顧默默聽了，面帶微笑，乾脆不抽了，用擰的。

疼！牛大壯憋氣，笑道：「娘子坐下，等會就好了。」說完老實的鬆開胳膊，殷勤的把條凳往外拉了拉，好讓顧默默坐下。

一會兒三大碗熱騰騰的餛飩被放到桌上，看起來湯清皮白，金黃的蛋餅絲兒，幾片碧綠的香菜葉子，點點香油蕩漾，看著便誘人胃口大開。

「娘子等等，這個配焦香的胡麻餅更好吃。」

聽了牛大壯的話，顧默默看了不遠處匆匆回來的老人一眼，點點頭。

「哎喲，牛將軍對娘子好貼心，讓人看了就歡喜。」曹大娘喜孜孜的說。

「來了，來了。」幾句話曹老爹已經跑到跟前，把手裡的紙包放到桌上。

牛大壯殷勤的解開，把一個熱騰騰的胡麻餅用紙襯著遞給顧默默，自己的胡麻餅裡則夾著滷肉。

顧默默皺眉看著牛大壯餅裡油汪汪的滷肉道：「回去就該休息，吃這麼油膩對胃不好。」

牛大壯聽了有些捨不得的看看手裡的餅子，再看看顧默默，「娘子。」他就好這一口。

「不行。」說完顧默默舀起一顆餛飩，吃進嘴裡，皮軟滑爽，餡鮮嫩異常，再來一口湯，味美可口，咬一口金黃焦香的胡麻餅，確實很舒服。

牛大壯猶豫了下，看顧默默沒有通融的意思，起身拿來一個碗，把滷肉都倒進碗裡，「曹老爹，這些肉都是乾淨的，不嫌棄明天給孩子吃。」

「不嫌棄，不嫌棄，佔了將軍的好東西。」曹老爹笑著來收拾。

曹大娘則笑著說：「牛娘子果然好體貼，你們兩口子感情真好。」

哪裡好？顧默默一邊腹誹，一邊放下勺子笑說：「我看老爹和大娘相伴一輩子，還這麼相互體貼才是真好。」

這老兩口話雖不多，但只要稍微留心，就會發現他們彼此十分照應，顧默默最羨慕這樣的感情。

「牛娘子不必羨慕，夫妻兩人只要彼此沒壞心，你替我想想，我替你想想，就能恩恩愛愛的過完這輩子。」曹大娘說完哈哈笑，「老婦人這輩子算是有福，有個老實的男人，有個孝順兒子……」

曹大娘看出顧默默的疑惑，笑著解釋，「白天人多忙碌，兒子和媳婦來，晚上輕鬆些，我們老兩口來掙幾個小錢，白天孫子去學堂，我們老兩口只管歇著。哎呀，光顧著說話，牛娘子快吃快吃，一會兒涼了就不好。」

吃完飯，牛大壯牽著馬，馬上坐著他心愛的娘子，走了幾步回身仰頭對坐在馬上的顧默默說：「娘子，妳今天真好看，就跟仙女似的，為夫喜歡。」

他有不喜歡的時候嗎？顧默默懶得理他。

娘子不吭聲，牛大壯卻依然美滋滋的，「娘子，為夫這輩子都不會對娘子有壞心。」你不說我也知道，笨蛋。

「娘子，城門關了，咱們找家客棧歇下吧。」牛大壯滿臉憧憬的說道。

他那點子色心全寫到臉上了，以為她看不出來？

「娘子！」

「閉嘴，你沒有腰牌嗎？」

美滋滋的牛大壯聽了瞬間失望極了，轉過身去耷拉下腦袋，默默的牽著馬往前走。冬季的彎月給街道鋪滿銀輝，他的影子跟在身後，顧默默緊了緊身上的披風，這是那笨蛋怕她冷特意把自己的拿給她。

忍了忍又忍了忍，顧默默還是沒忍住心軟，那笨蛋可憐巴巴的樣子真讓人心疼，「天色這麼晚了，大概蛋蛋已經跟著阿蠻睡下了……」

牛大壯眼睛條地亮了，驚喜的回頭，「娘子？」

顧默默卻一直抬頭望天，今天的月亮星星都很美。

嘿嘿嘿，害羞彘扭的娘子好可愛，牛大壯滿臉喜色翻身上馬，他一手執韁一手抱緊顧默默，「駕。」

飛揚的男音在空曠的街道響起，待看時，只見馬匹如風一般消失在街道的盡頭。笨蛋，立即就有精神了，顧默默心裡暗罵。

牛大壯一路飛馳回家，把韁繩扔給來應門的冷氏，牽著顧默默直進西屋自己的臥房，然後自己去廚房幾下就搞定洗漱，又匆匆趕回廂房。

「你要點臉好不？」顧默默等著牛大壯打水來梳洗，結果看著麻利脫盔甲的牛大壯咬牙切齒道：「我還沒梳洗，你讓冷嫂子怎麼想？」

就這麼幾句話的功夫，牛大壯連裡衣都脫了，露出寬闊健壯的胸膛。「別啊，娘子這樣好美！」一雙巧手上下晃了晃，地上嶄新明亮的盔甲上便透迤下一抹石榴紅和一朵豔麗的牡丹花。

「娘子冷不冷？來，為夫身上給妳暖暖。」

「滾！」

「那為夫有些冷，娘子給為夫暖暖……」

「冷個鬼！」急色鬼明明身上滾燙，「滾……啊！」

王八蛋這麼急，要死啊！顧默默忍不住顰眉，牛大壯則努力埋頭耕耘……

夜色漸濃，彎月把清輝灑滿人間，不讓一處遺漏。

第二天，天未明牛大壯便醒來，滿眼愛意看著被子裡的娘子，顧默默的妝容似杏花過雨殘紅零落，卻偏偏更透出誘人的味道。

他輕輕的把顧默默頰邊一縷青絲別到耳後，用氣音道：「娘子早，為夫要去輪值了，娘子乖乖在家等為夫回來。」

他悄悄起身，一件件穿好衣裳，然後提起盔甲準備出去穿。

「大壯……」

「娘子。」牛大壯急忙回身，輕聲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顧默默懶懶的動了動說：「那韃靼使團有問題，太過囂張，不管你是太子派的還是天子派的跟他們說一說，去查查韃靼內部的動向。」

牛大壯一愣後，在還是睡眼矇矓的顧默默耳邊低語，「為夫知道了，娘子放心睡吧。」

顧默默聽了，果然合眼放心的睡了。

看著妻子睡了牛大壯轉身出屋，對過來伺候梳洗的阿蠻說了幾句話。

這次韃靼使團有問題，俞將軍也看出來了，這會兒正和太子說，岳紹輝急匆匆趕到。

「父親，孩兒覺得韃靼使團不對勁，咱們應該派人去韃靼內部查探一番。」

太子免了岳紹輝的禮，淡然的道：「俞將軍正和本宮說這事呢。」

俞將軍皺眉，「說到查探，這麼久還沒有查出兩軍對壘時是誰洩露了皇長孫的身分？」

太子搖頭，「先查韃靼內部到底怎麼回事，為什麼主使和副使態度不一樣。」

後來果然查出來左右相的事，於是太子派出使臣前往北境，離間韃靼和其他部族的聯盟。至於貝拉從此深鎖後宮，再沒人見過，最初還能聽到動人的嗓音，後來也漸漸沒了。

不過這些都跟顧默默的生活無關，跟她有關的是張婉兒。

張宅裡程氏苦口婆心的勸張婉兒，「小姐，妳可不能糊塗心思，想想將軍現在是正四品，還是親衛營的副千總，恭人的畫技都能比御用畫師……」

張婉兒聽到顧默默就羞惱，原本沒放在眼裡的鄉下農婦不僅容顏無雙，竟還身懷絕技。

「奶娘提她做什麼，她有千般好去走陽關道，我處處不如人，自過我的獨木橋。」

「哎呀小姐啊！妳可不能孩子心性，想想本朝除了宗室、世襲，如將軍般年輕便是正四品的有幾個？」

張婉兒冷著臉背過身，再好能如何，人家又看不上自己。算起來她被賜做妾室已有一年，她的高傲已經消磨殆盡，她不再挑剔牛大壯的長相，只可惜人家從不在乎她。

程氏跟著轉過去勸道：「就算不為別的，小姐也該為家用想想。親衛營一個副千總一個月有將近四十兩月俸，再加上正四品銜三十多兩，和恭人的近十兩，他們……」

張婉兒越發煩躁，索性起身走到窗邊。

「小姐啊！這還不算年節裡的賞賜，憑什麼咱們就每個月五兩苦熬度日？」

「顧默默都能自己掙，咱們就不能？」張婉兒惱道。可是惱完了看著奶娘愣住的樣子，想想自己會什麼，除了識幾個字，還不如紅拂綠意的繡活能賺得幾許錢財。

「小姐可是官家小姐，哪有自己掙錢的？」說著程氏都快哭了，自己的獨子去了後，她把小姐當眼珠子般愛惜到大，卻不想命苦至此。

這邊正在不可開交，綠意的聲音傳進來，「夫人萬福。」

屋裡兩人相視一眼，顧默默來了！張婉兒冷嗤，誥命高了，見到貴妃娘娘也知道一個人霸佔著將軍不對，是不？

程氏看見張婉兒冷著臉就著急，多難得的機會，還不趕緊放下身段說幾句軟話。她滿臉急色的拉了拉她的袖子，張婉兒扭了扭，才不情不願的準備起身迎接。

「哼！怪不得好好一個官家小姐做妾，人家都看不上，這般拿喬是等我這做嫡母

的去請妳不成？」

聽到「哼」聲張婉兒就知道誰來了，正是她爹的嫡妻王氏。她一個機靈，匆匆忙忙迎出去行禮，「女兒怎敢僥懶，只是怕儀容不整，略打理了下。」

王氏不理她也不叫起，逕自進了正屋。

張婉兒咬咬唇，起身進屋正式見禮，「母親有什麼吩咐儘管差人傳話，或是召女兒前去也行，怎好勞動母親親自走一趟。」

「哼！自妳出閣，何時見妳回去過？怕是早把娘家忘了。」

張婉兒倒不是忘了，而是妾的娘家能當親戚走動嗎？再說她也並不是不怨恨，不就是因為自己是婢生女，才落得如此境地。

王氏不等張婉兒答話就道：「好歹是貴妃做主，把妳賜給牛將軍，他們這樣冷遇妳真當我們張家沒人嗎？我今天來就是送妳去牛府。」

「我不去！」張婉兒急道。

「妳說什麼？妳再說一遍。」王氏冷下臉。按理說張婉兒死活關她什麼事？不過是牛大壯升官，且成了親衛營的副千總，明顯得了陛下的青眼，張郎中才想起這個女兒，不相信一個正值妙齡的姑娘天天在男人面前晃，男人能不動心？到時就能攀扯起來，這才叫她來。

張婉兒如何能忍下這樣的羞辱，可是牛大壯不搭理她，要是娘家再得罪了……張婉兒咬唇，定神說道：「女兒好歹也是官家小姐，如何也要面子，豈能自己送上門去。」

「豬腦子！」王氏罵道，「人家看不上，妳還拿什麼喬，難不成妳要在這孤單老死？」

程氏看著羞憤到輕顫的小姐，急得不行，忽然間她想到一個辦法。「老奴去杏花村隱約聽到，好像將軍在家鄉還有爹娘……」她眼睛亮了起來，「可是老奴去接的時候，夫人卻領著大少爺別居，肯定關係不好，而將軍一向懼內，因此也不見去接來往。不如咱們把他們悄悄接來，處好關係，說不得將軍會因為小姐的賢淑而看重小姐！」

張婉兒心動了，這主意不錯。

這幾日顧默默和蛋蛋足不出戶，畢竟他們兩口子打了人家臉，她怕韃靼報復。雖然韃靼的一舉一動都有御林軍跟著，可是誰又能保證人家在京城裡沒有其他勢力。正巧牛大壯和顧默默都升了品級，她索性讓冷氏置辦相應的布料和補子，重新縫製朝服和命婦服。

她不知道的是，牛大壯比她更謹慎，明裡留著程光整日守在前院，暗裡還請岳紹輝派了些暗衛埋伏在四周，等到韃靼離境一個月才撤退。

忽必來確實想過要劫持顧默默，只要想著把那樣美麗的女人壓到身下替自己生兒育女，他就覺得熱血上湧。可惜京城的韃靼勢力他不知道怎樣聯繫，而明面上，他們一個人身邊就有四、五個御林軍跟著，嘗試幾次也沒能用開，最後只能遺憾

的回到韃靼。

這些日子顧默默在家或做針線，或教蛋蛋及周和讀書、畫畫，日子倒也安穩。

可是在宮裡當差的牛大壯，卻被從西山回來的孝義王纏上了。

孝義王成親一年多，和自己的王妃相處的挺好的，兩人一起練劍，一起研究兵法，一起去山裡打獵。他們也都不喜歡這種戰敗來朝貢的熱鬧，故而避到西山，說是去給父皇母妃獵好皮子，回來後聽人說起牛大壯的箭法，就一心想學藝。

「牛將軍，本王不敢說自己天資有多高，可是恆心和毅力卻是有的。」

牛大壯求救的看向承平帝。

承平帝撫撫鬍子轉頭看向陳貴妃，「愛妃給朕換個荷包，朕覺得這個顏色不大喜歡。」

陳貴妃笑吟吟的對皇帝屈膝應道，對於牛大壯的求救抱歉的笑笑，去了另一間屋子。

牛大壯無奈的苦笑揖手，「王爺不是微臣不教，實在是微臣不會教。」

他當然會教，可他要是和孝義王走得太近，天長日久岳紹輝會怎麼想？雖然他們有過命的交情，但他不會讓自己和岳紹輝面臨任何考驗。再者親衛營本就不能和宗室走的過近，也不知道孝義王是忘了還是怎麼回事。

「還有不會教的？你怎麼拉弓瞄準就怎麼教本王。」孝義王皺眉，他自小被皇帝太子寵著長大，還不習慣被人拒絕。

牛大壯撓撓後腦杓憨笑，「這要怎麼教？你就站那拉弓、瞄準、放手，往左偏了，下次就往右點。」

「你！」孝義王有些生氣，堂堂王爺卻被一個區區正四品虛銜的副千總拒絕。

牛大壯彷彿沒發現孝義王的怒火，還在那裡憨憨的說：「想拉強弓就天天練石鎖。」

「大膽！竟敢戲弄本王。」

「微臣不敢。」牛大壯連忙單膝跪倒。

承平帝一向知道自己的小兒子愛撒嬌，沒想到竟還是個有脾氣的。

不等皇帝說話，取了荷包過來的陳貴妃先笑著開口，「彥兒，你的性子未免太急了。」說完把手裡的荷包給承平帝換上。

等她忙完才慢悠悠走過來，「將軍快快請起，彥兒還小，陛下從沒讓他受過委屈，養得性子有些直、有些急。」

這是說陛下都沒讓兒子受委屈，我讓他受委屈了？貴妃可真會說話。牛大壯一邊想一邊憨笑著站起來，「其實微臣也委屈，要是能給當朝親王做師傅那是多大的榮耀。可惜微臣是真不會教人，就是俗話說的『茶壺煮餃子，有嘴(倒)道不出』。」孝義王看著牛大壯的憨笨樣，聽了他的話也覺得他不會教，難免有些不高興想要出宮。

「你這孩子真是性急，想要學到好本領將來鎮守邊關，怎麼能這麼輕易放棄。」

陳貴妃笑吟吟的拉住孝義王。

「難道母妃還有什麼好法子？」

「自然。牛將軍不會教，你還不會學嗎？」陳貴妃想藉此機會讓孝義王和牛大壯

走近，不管他是不是太子一派，只要孝義王經常和他在一起，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。

「我怎麼學？」

「這還不簡單，你只要跟著牛將軍，他怎麼操練，你跟著一起做不就好了。」陳貴妃微笑說。

為了習得軍中第一的箭法，孝義王決定今天起就跟著牛大壯，看他平常在家怎麼練，順道再去看看那個據說美麗無比，單憑一張嘴就能力挫韃靼的奇女子。

這一日是十一月十九，恰好是冬至。想著牛大壯中午回來能趕上吃午飯，顧默默決定親自和羊肉餡包餃子。

京城比杏花村還冷點，蛋蛋、周和已經穿上了厚棉衣，蛋蛋這一年長高許多，雖然穿得鼓鼓，卻不再是個小棉球。

「娘。」蛋蛋坐在灶下的小板凳上看顧默默做飯，這樣的場景在杏花村時天天都有，現在則少了很多。

顧默默一邊攪餡一邊回頭對蛋蛋笑，臉上只擦了脂膏防皸裂，當然也給蛋蛋擦了。

「蛋蛋餓了？待會等爹爹回來咱們就吃餃子，冬至吃餃子，蛋蛋的耳朵就不會凍了。」

「好。」

看著乖乖坐在小板凳上的兒子，顧默默忍不住走過去，在他額頭上「叭」的親一口。蛋蛋笑得眼睛眯眯的，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額頭。

在案板上擀麵皮的冷氏，看了也覺得心裡甜滋滋的，這家人真是把日子過得蜜裡調油，雖說將軍三不五時惹得夫人發火收拾，可她看的出來，將軍滿心都是夫人，夫人對將軍也越來越用心。

顧默默要是知道冷氏的心思，一定會說冷氏想多了。她是沒辦法，要不對那笨蛋上點心，那笨蛋就能生出許多事來讓人頭疼。比方說忘記給他過生辰，他就能跟被親娘拋棄了似的，在自己眼前晃三天，直到……算了，她不想提。

「王爺，今天是冬至，想必王妃在家裡準備了餃子等王爺回去呢。」牛大壯勸說跟他一起騎馬回家的孝義王。

「是個男人就應該雷厲風行，拖泥帶水算什麼事？」孝義王說完，轉頭吩咐跟著自己的長隨，「你回家跟王妃說，本王今天下午再回家陪她吃餃子。」

「是。」那長隨應了一聲，調轉馬頭回王府。

牛大壯暗歎一聲，只能領著孝義王回家，暗忖，陳貴妃真是好算計。

聽到院門打開和馬蹄聲，顧默默微皺眉頭迎了出來，「你今天怎麼回來這麼晚，蛋蛋都——」看到院子裡身著錦袍、眉目如畫、神采飛揚的青年，不禁愣住了。孝義王看著眼前迎出來的女子，一雙眼睛黑白分明、清澈動人，皮膚白皙沒有半點瑕疵，一頭黑髮梳成簡單的墜馬髻，用淡色絲帶和素銀簪子挽著，上身豆綠色

柿蒂紋細布綿襦，下身綠色素面細布綿裙，腰間繫著一條淡黃色細綢汗巾，她並不像傳說那樣飛揚明麗、容貌傾城，倒是讓人一見便覺得清雅適意。

「娘子，這是當朝孝義王。」跟在後邊進來的牛大壯連忙介紹。

顧默默提裙雙膝跪地，「臣婦牛門顧氏叩見王爺。」依大治律見親王須伏而拜謁，跟在後邊出來的蛋蛋抵唇也走過來跪拜。

「恭人不必多禮，請起，倒是本王冒昧來訪，打擾了。」

不一會兒冷氏、周和、內院裡做活計的阿蠻都出來跪迎。孝義王不過揮揮手也就罷了，牛大壯恭請他進內院正堂，顧默默則命阿蠻端了熱水，新布巾進去伺候梳洗。

除了孝義王，還有跟來的八位護衛，顧默默無奈，這位孝義王也太隨興了，忽然帶這麼多人來，冬至是個安身靜體的節日，從百官到商販全放假歇業，也只有牛大壯這樣的還需要當差，可這樣的日子要去哪裡買吃食？

顧默默一邊下餃子，一邊讓冷氏收拾些蘿蔔、豆腐、肉丁出來，準備給那些侍衛做疙瘩湯。她一邊忙碌一邊思索，牛大壯是岳紹輝親衛營出身，按理該是太子一派，就算不是太子一派，親衛營要避嫌，斷不可能跟孝義王走到一起，今天是為什麼呢？

#### 第二十四章 三言兩語送走親王

下好餃子並四個小菜，由阿蠻端進去伺候，蛋蛋則由周和照顧一起在西廂吃飯。冷氏手腳麻利的炒臊子，攪麵糊做疙瘩湯。顧默默在灶下燒火，思索牛大壯和孝義王的事情。不一會兒滿滿一鍋濃濃的疙瘩湯好了，顧默默還應景的放了些煮熟的餃子，領著冷氏給護衛們送去，八個護衛分兩列站在正屋門外。

「各位辛苦了，飯食雖然粗陋卻熱呼呼的，不知幾位如何用飯？」顧默默笑問。最近顧默默也算是名人，更何況還有正四品的誥命，如此和氣讓幾個侍衛受寵若驚。

一位小頭領抱拳回道：「勞動恭人實在慚愧，我們四人一組換班吃。」

「都是當差人何必客氣。」她邊笑邊領著四個人到西廂吃飯，「今天是冬至，原本該請諸位吃餃子，只是太過匆忙，就在這疙瘩湯裡應景放了幾個，諸位莫怪。」這些侍衛曾跟著孝義王到別人家去，也受過別家的熱情款待，可是像顧默默這樣女主人親自招呼的卻沒有。

「恭人太客氣，實在是我們王爺羨慕牛將軍的箭法，一心想學才冒昧來打擾。」原來如此，顧默默不動聲色的笑說：「我夫君笨嘴笨舌怕是會耽誤王爺。」

「牛將軍也再三辭過……」

等顧默默領著冷氏出來便明白是怎麼回事。真笨，推辭都不會，她笑著回到廚房。午後牛大壯照例練石鎖，不過這次多了孝義王。

顧默默領著蛋蛋走過去屈膝說：「天氣寒冷，還是請王爺屋裡坐吧。」

「不必，本王特意跟著牛將軍一起操練。」孝義王挽起袖子準備提石鎖。

「王爺為習武也是用心。」

「誰叫妳家將軍竟然不會教，本王只好跟著他自己琢磨。」念在餃子還算美味的



分上，孝義王總算沒把對牛大壯的怨念表現出來。

「王爺想學箭法，何必捨本逐末？」顧默默笑吟吟的說。

聽到妻子的話，牛大壯眼睛閃了閃，娘子要幫他！不過面上卻是好奇的看著顧默默。

「恭人有什麼高見？」孝義王眼睛亮晶晶的問，難道她有什麼好辦法？

「夫君的箭法也是有人教的，王爺何不把他的師傅請來？」

「恭人果然聰明，本王怎麼沒想到這法子！」

顧默默笑容不變，「王爺只是一心想要學上好武藝，報效國家，一時情迷而已。」牛大壯憨憨的笑了，「微臣的師傅這麼巧就在京城，他原本是韃靼人，因為心愛的妻子被頭人所害，才射殺頭人逃到咱們大治。」

「好，天助本王！」

「不過我師傅一直被岳將軍供養在府中……」

孝義王一揮手不在意的道：「在大皇侄那裡更容易，一家人，本王去說一聲就行。」說完他目光無意中掃到了蛋蛋。「好漂亮的金童子。」

眼前的孩子粉妝玉琢，一雙烏溜溜的大眼睛，唇紅齒白再加上漂亮的虎頭帽，寶藍色團福字的綢棉襖棉褲，分外招人喜歡。

「本王成親一年多，王妃沒有動靜，不如讓這孩子去王妃的床上滾滾。」孝義王自說自話的接著安排，「剛好王妃挺喜歡恭人的畫……這樣就麻煩恭人帶著令公子一起去王府做客，一來替王妃作畫，二來讓這孩子也給本王招個金童子。」顧默默笑著屈膝，「王爺抬愛，臣婦和慶年感激不盡，只是王爺龍子龍孫血統高貴，長子也應當由皇家血脈的兒童來招，方顯王爺的重視。」

既然牛大壯不想跟孝義王走得太近，她就不能讓蛋蛋去滾床。

約好明天去王府作畫的時間，孝義王便帶著他的護衛急匆匆趕去岳紹輝的將軍府，他一定要學好上好箭法，將來總有一天能用上。

這一晚牛大壯陪著妻兒歇在正屋，平常他不太歇在這，因為睡在這裡就表示今晚沒戲。

「娘子，都是為夫帶累了妳。」牛大壯低低的說。

為了救人顧默默露了畫技，才有了為陳貴妃作畫的事，韃靼挑釁承平帝才會召見，他知道娘子不是那種喜歡出風頭的人，可是為了幫他贖回彎刀，結果引來一堆麻煩，不僅是皇親國戚來找她作畫，現在京城大小官員誰不知道顧默默，慢慢的京裡人都會知道，以後顧默默出門難免會多些議論麻煩。

顧默默明白他的意思笑著回道：「有什麼帶累不帶累，人命比什麼都重。再說，我上次替玉宜公主作畫，公主還賞了七寶梳篋和錦緞，比賣畫還賺。」

玉宜公主是太子的嫡妹，今年三十多歲，看起來很溫婉和氣。顧默默幫牛大壯掖好被角，「人命當前、國事當前，都是義不容辭的事情，我很樂意，別想了，睡吧。」

待她睡著，牛大壯悄悄幫她把被角掖好，至於蛋蛋睡覺從來不動。

他看著顧默默的背影，目光中含著萬千情意和愧疚。娘子，謝謝妳替我打發了孝

義王，娘子妳是不是猜到了我是太子一派的？對不起，我還不能跟妳坦誠……宮裡的承平帝得知忠義王被顧默默勸去和牛大壯的師傅學射箭，笑著對陳貴妃說：「朕就知道牛愛卿不行，恭人也能想出法子幫牛愛卿解圍。美人易得，但是像牛恭人這般聰慧知進退的，實在難得。」

陳貴妃並不接顧默默這個話頭，只是懊惱的說：「都是臣妾望子成龍心切，竟然一時糊塗，忘了親衛不能和宗室多接觸。」

「妳呀就是多心，彥兒哪有那麼多心眼，他啊，就是一門心思想當大將軍。」

陳貴妃笑著應道：「還是陛下瞭解皇兒。」

兩個人慢慢的說到別處，只是經此事之後，陳貴妃討厭上了顧默默，竟敢壞了本宮好事。其實她討厭顧默默不光為了這件事，顧默默身上有太多讓她嫉妒的地方。比方說有一心愛她的牛大壯，比方說美麗的容貌，比方說皇帝的讚賞……

顧默默知道她現在是名人很不願意出門，所有的事都安排由冷氏出門辦理，恰好冬天越來越冷，她便大部分時間都和蛋蛋窩在家裡讀書，過了年蛋蛋就六歲了，周和九歲，顧默默慢慢的開始教兩個孩子寫字。

臘月底，杏花村。

牛三旺和楊秋娘面對笑得和氣的程氏有些畏手畏腳，畢竟人家穿著、口音、來頭都比他們高太多了。

「我們小姐念著太爺、老夫人在鄉下過年心裡不踏實，特派老奴來接兩位上京團聚。」

楊秋娘手心冒汗，「你們老爺怎麼說？」

「老爺並不知道，夫人一向管得嚴，老爺縱是有心也無力。」

夜裡牛三旺說：「咱們可不能去，那死崽子不喜歡咱們，更何況還有那潑婦。」

楊秋娘卻道：「他爹，你想想他現在可是四品官，比寶雞府的知府大人還高兩級。」

「那又怎樣？」說起來牛三旺也是憤恨，「早知道當年就不該養大他！」

「噓！」楊秋娘捶了他一下，「不管怎麼說他現在官大得很，死活賴上只有好處。」

「哼，那狼崽子能給咱們什麼好處？」牛三旺粗聲粗氣的虛張聲勢，陳寶珠到底怎麼沒的他心裡清楚得很，他現在是真後悔當年沒弄死牛大壯。

楊秋娘卻有自己的心思，「承祖過了年就十六了，咱們到底是老子娘，去京城死活纏上大壯，說不得也能借光給承祖找個官家小姐做妻子，就是不行也能找個富戶多得些嫁妝，往後可就不用再受苦了。」

牛三旺不吭氣。

「他爹，你到底在怕啥？反正上京也不要咱們一分一文，去了咱們做長輩的一把鼻涕一把淚，他還能不要臉面？我可是聽人說當官的不孝是要除名的。」

牛三旺還是不吭氣。

「你傻啦，你看看陳明德家，自從年初那封信，他們家就又是買地又是蓋新房，你才是親爹，你怕啥？」楊秋娘這會兒已經忘了當年為了讓牛承祖名正言順的生

下來而陷害牛大壯的事情。

牛大壯年初讓程光不僅帶回來信還有銀票給陳明德，信裡說得很清楚誰家多少、誰家多少，陳明德家是大頭，還有九外爺家，就是幾個遠點的舅舅家也沒漏，唯有牛三旺這裡隻字未提，牛三旺當時差得好些日子沒出門。

「老娘就不信纏不住他！實在不行，咱們跪他家大門外哭鬧，不給我點好處，他這官也別想當！」這幾年又過起窮日子不說，還有牛承祖的婚事壓在身上，楊秋娘豁出去了。

牛三旺心動了，這就叫「光腳的不怕穿鞋的」，他就不信牛大壯敢讓他跪。

除夕夜家家戶戶張燈結綵，頂銀胡同的牛大壯家也一樣。大門上貼著彩印的門神，兩邊是紅對聯「新年納餘慶，嘉節號長春」，門簷下還掛著大紅燈籠。進了院子，不僅各處的屋簷下都掛著紅燈籠，就連龍爪槐和泡桐也點著花燈。正屋裡更是年味濃郁，一桌子滿滿的雞鴨魚肉、水酒、餃子，還有高腳盤裝著深紅色棗脯、淡綠的冬瓜條、琥珀色的杏脯、黃亮的薑糖片，另一些高腳盤裝著瓜子、花生、炒栗子、乾核桃。

潔白的窗紙上貼著各色火紅的剪紙：喜上眉梢、連年有餘、花好月圓……等，屋裡的炕燒得火熱，整個屋子裡春意盎然。平常總是素淨的冷氏，也在鬢間簪了兩朵紅絨花並一根銀簪子，穿著嶄新的綿襦裙，這會兒正坐在桌旁笑看著蛋蛋。蛋蛋還小不會放炮，掀著棉門簾往院子裡看，院子裡周和也是一身嶄新的綿衣綿褲，他嫌戴帽子麻煩，光著頭小心的拿著線香點炮竹玩。

炮竹並不大，大約寸許橫躺在地上，周和蹲在地上，身體向後靠盡量伸直胳膊，小心的用手裡的線香去點燃，那線香顫悠悠碰到炮竹芯後，周和立即撒手「蹬蹬蹬」往回跑。

「沒點著。」蛋蛋略微大聲的叫道。

站在門簾外的顧默默聽到兒子興奮又緊張的聲音，不由得會心一笑，蛋蛋自小除了對自己外，就很少有什麼情緒波動，現在終於有了點小孩子的感覺了。

周和停下回頭一看，果然沒點著，又「蹬蹬蹬」跑回去蹲下，線香又一次去碰炮竹芯，碰一下就縮回手，沒成，又顫悠悠的碰一下，黑夜裡那芯終於「滋滋滋」的冒著紅光，等周和捂著耳朵跑到簾子邊，那炮竹「砰」的一聲炸開。

在屋裡吃果脯的阿蠻聽到動靜走出來，難得童心一回道：「來看看我的本事。」她拿過炮竹和線香，在周和點炮的地上立起五根炮竹，穩穩的全部引燃後淡定的往回走，身後「砰、砰、砰、砰、砰」五聲脆響。

兩個孩子睜大眼睛，驚奇的看著阿蠻，好厲害！顧默默也笑著說：「阿蠻真厲害。」阿蠻倒有些不好意思，在這裡的日子太悠閒，她都快忘了自己受過的訓，竟然在孩子們面前賣弄。「奴婢自小膽子大，讓夫人見笑了。」

「都快進來吃年飯，這又玩了一會兒該餓了吧？」冷氏笑著在屋裡喊道。

按理冷氏跟周和這樣雇傭的應該回家過年，可他們沒家可回，顧默默索性也不論

尊卑，一起過個熱鬧年。算著時間快要交子之時，屋裡人都穿上綿襪子，給兩個孩子套上厚棉衣，一起拿著煙花炮竹來到院門外。

頂銀胡同裡各家各戶門前都是大人孩子，彼此看見了都笑著道「新年吉祥」、「大吉大利」、「萬事如意」等等。

冷氏挑著長長的竹竿，阿蠻拿著線香，當然不光是她們，各家各戶都挑著竹竿在準備，隨著鐘樓上渾厚悠揚的鐘聲傳來，各大寺院裡的鐘聲也依次響起，瞬間整個京城就被炮竹聲淹沒，渾厚的鐘聲，清脆的鞭炮，還有地上的火樹銀花，空氣裡瀰漫著硝煙味，輕悠悠一片雪花落到人間。

「下雪嘍、下雪嘍，瑞雪兆豐年，來年好光景！」

京城沸騰起來，人們滿臉喜色的歡呼。顧默默看到隔壁的父親抱起自己的孩子歡呼，他家娘子含笑看著，忽然有些羨慕，不知怎麼她想起一首詩「閨中少婦不知愁，春日凝妝上翠樓。忽見陌頭楊柳色……」

她打斷自己的思路，想什麼呢！論起來今年是她和蛋蛋過得最熱鬧的一個年，可是等她低頭看到蛋蛋從隔壁收回目光，眼裡是一閃而逝的羨慕，原來不是她一個人想那笨蛋，但年節卻是他最忙的日子，怕是過了十五以後才能出宮。

顧默默彎腰想抱蛋蛋。

「蛋蛋長大了，不要娘抱。」懂事的孩子知道娘抱自己有些吃力，他拉起顧默默的手，「娘，守夠百歲回家睡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屋裡冷氏領著周和手腳麻利的撤了杯盤，阿蠻打來熱水給顧默默母子梳洗，不一會兒忙碌完就各自回屋休息，明天還有的忙。

暖和的炕上，顧默默幫蛋蛋脫下厚重的棉衣，「蛋蛋是不是想爹爹了？」

「娘想不想？」

顧默默疑惑。

「娘想蛋蛋就想，娘不想……」小孩子垂下頭，「娘不想蛋蛋也不想。」

顧默默眼眶瞬間酸澀，這傻孩子，明明就是想了。她忍住酸澀，臉上扯開笑容，「他是娘的夫君，娘自然是想的。」

小孩抬起頭，眼睛亮晶晶的，「蛋蛋也想爹，爹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回來？」

顧默默把穿上寢衣的孩子放進被窩，笑說：「你爹是個了不起的人，他很忙，恐怕要到元宵節後才能回來。」

而被母子倆思念的男人，此刻卻是一身盔甲守在皇帝的寢宮外，宮裡的年宴還在繼續，不過承平帝身體不允許熬夜，因此是太子在主持。他想著這些日子得的賞賜，算計著能買什麼樣的首飾送給心愛的娘子，還有過年了給兒子買點什麼。

新年鐘聲過後，身形魁梧挺拔的男子目視前方，嘴裡無聲的念著：大吉大利，娘子。然後收攏所有的心思，專心自己的值守。

大年初一冷氏早早起來，早鳴鞭炮，早開福門，然後在積雪的庭院裡掃出一條道，不過掃起來的積雪是不能出門的，要到初五才能清理出去，否則會壞了一年的運道。

顧默默也帶著蛋蛋早早起來穿衣梳洗，這裡不是杏花村，在頂銀胡同，牛大壯的官階是最高的，今早肯定會有很多街坊串門拜訪。

阿蠻則穿戴一新，拿著顧默默早就準備好的名刺去給牛大壯的同僚、上官拜年。

周和則把一盤盤乾果、果脯擺到桌上。

顧默默笑著道：「先別忙，來夫人這裡拿壓歲錢。」

周和眼睛一亮，放下衣袖就要磕頭。

顧默默身邊的蛋蛋卻轉過身先跪下磕頭，「祝娘萬事順心，安康長泰。」

顧默默無聲笑笑，小傢伙很有心思，絕不讓別人搶先給自己拜年。

「蛋蛋乖。」她笑著叫起兒子，把一顆核桃大小拴著紅繩的銀福橘遞給他，並且「叭」的親了他一口。

「謝謝娘。」蛋蛋握著福橘笑得甜，雖然不太明顯，不過確實比以前愛笑活潑多了。

不但有周和的，還有冷氏的。冷氏從荷包裡倒出一個二兩重的銀裸子，差點沒忍住流下淚來。顧默默待他們母子實在太好了，就她一個人做些事，母子兩個吃穿住在這裡，每月還有一兩銀子的月錢。摸摸身上厚實的新綿衣，想想這些日子周和用的筆墨，她把銀子收好，決定只要顧默默不嫌棄，她就給她幹一輩子。

「將軍、恭人大吉大利，一順百順。」院裡傳來西鄰花家娘子笑嘻嘻的聲音。

冷氏在前院迎客，正屋的門簾早就搭在一邊。

顧默默領著蛋蛋站在桌邊笑著迎接，「花大哥、花大嫂新年大吉，恭喜發財。」

「哎呀！恭人太客氣了。」進了正屋，看到站著迎接的顧默默，花大郎受寵若驚，領著妻兒便要納頭下拜。

顧默默忙上前扶住笑說：「咱們只論街坊不論官職，花大哥、花大嫂千萬莫要生分。」

兩口子感激的笑著坐下，他們三個孩子則站到堂中叩拜。

「牛嬭新春大吉，萬事如意。」

稱作牛嬭，是花大郎的意思，以前剛搬來時，顧默默沒有誥命就是這般稱呼，後來也沒改。今天要是顧默默接了他們夫妻二人的叩拜禮，那孩子們就老實的尊稱誥命；要是顯貴還不忘鄰里，自然要順竿往上爬攀幾分交情。

「都是乖孩子，來嬭子這裡拿壓歲錢。」顧默默一邊笑吟吟的招手，一邊從桌子上的蒲籃裡拿出幾串早就備好的銅錢。

蛋蛋看看他娘，抿唇走到花大郎夫妻面前彎腰揖手，「花大伯、花大娘大吉大利。」

「哎喲、哎喲這可使不得。」花大郎驚得站起來去扶，完了才想起壓歲錢，滿身上亂摸，還是花大娘從荷包裡拿出一把銅錢。

「去、去、去，蛋蛋也是能給銅錢的！」花大郎推開花大娘的手，總算是從荷包裡摸出一個幾分銀子的裸子，遞給蛋蛋。

「將軍、恭人新年大吉大利。」東鄰胡娘子一家也來了，花家便告辭出來。

「哈哈，以後出去，我也是給四品將軍家的公子發過壓歲錢的人。」花大郎喜不自勝。

「那還不是恭人為人謙和。」花大娘說道。

花大郎連連點頭，「還真是，別看恭人對將軍挺厲害，其實對人最是和氣心善……」正月裡最是熱鬧忙碌，顧默默還帶著蛋蛋親自去了幾家和牛大壯交好的上官同僚拜年。按理俞將軍、岳紹輝那都該去，可是牛大壯現在是在親衛營，別說去連名刺都不能遞。

新年的雪下了三天，等到積雪都消得差不多，元宵節都過了。正月二十，有驛丞送來了杏花村的家信。年前顧默默給大舅寫了家信去，並附上銀票，托他給各家舅舅都辦上年禮，如今想必是有回音了。

顧默默笑著拆開信，果然先說了年禮的事，不過看到最後她慢慢勾起嘴角。

「娘子、娘子，為夫回來了。」牛大壯抱著一個匣子興沖沖跑進東屋，「娘子，為夫想妳了，妳想為夫沒？」說完又對趴在桌上練字的蛋蛋笑道：「兒子想爹沒？」顧默默看見牛大壯懷裡的匣子就想揍人。

蛋蛋停下筆認真的說：「娘說她想你了，蛋蛋才想的。」

牛大壯不可置信的慢慢轉頭看向顧默默，「娘子？」語氣裡是小心翼翼的詢問，生怕美夢被驚醒。

顧默默無奈，「那匣子是怎麼回事？」

看到娘子轉移話題，牛大壯就知道兒子說的是真的，娘子真的說想他了！他簡直想仰天大笑，老天爺對他太好了！不過娘子一向臉皮薄，牛大壯就順著顧默默的意思轉開話題。

「為夫年前年後零零碎碎得了四十多兩賞銀，去珍寶坊給娘子和蛋蛋一人買了一把金鎖。」牛大壯獻寶似的打開匣子給顧默默看，「娘子的金鎖上是一隻豬，蛋蛋的是一條龍。」這兩樣是顧默默和蛋蛋的屬相。

顧默默朝裡邊看了看，金燦燦一片，拿起來就能感覺出是實心。這笨蛋真叫人沒辦法，為什麼這麼喜歡置辦首飾？

「娘子沒有長命鎖，這個是為夫送娘子的，願娘子歲歲平安，健康長壽。」

顧默默懶得理他，只把蛋蛋的給蛋蛋戴起來。「跟你說個事，楊秋娘他們要來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顧默默給蛋蛋戴好金鎖，然後轉身把桌子上的匣子拿到櫃子裡收好。

牛大壯思索了一下坐到桌邊，拿起桌上的信，「大舅來信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牛大壯看完桌上的信，沒什麼表情起身，就著阿蠻打來的熱水梳洗。顧默默走過來先給他倒一杯茶放到桌上，又給蛋蛋收拾收拾，讓阿蠻領著和周和一起到東廂玩。

東廂兩間屋子，靠近正屋的那一間，顧默默給蛋蛋做了書房，蛋蛋和周和常在這玩，將來蛋蛋一人住時，這裡就是他的臥房。另一間則是阿蠻的屋子。

牛大壯梳洗好，自己把殘水潑到院裡後，不慌不忙回屋放好銅盆，整理好盆架上的布巾，他穩穩的走到桌旁坐下，端起顧默默倒的茶水輕呷一口。

弑母殺弟的仇人是自己的父親，顧默默不禁替他難過，她坐在桌子另一邊輕聲

說：「要不我替你打發了他們，讓他們此生不敢出現在你面前？」

牛大壯放下茶杯，「他們總歸是長輩，妳和他們對上難免要吃虧，這一次我一人出面即可。」說完又不說話，卻端起剛剛放下的茶杯輕呷一口。「本將軍不在時，他們欺負本將軍的娘子，謀害本將軍的兒子，打發他們實在是太便宜他們，本將軍和他們有著血仇！」

可是也有血緣，顧默默有些擔心牛大壯心裡的煎熬，雖說他早就準備好要報仇，只是事到臨頭怎麼可能沒有一點負罪感。

她起身走到他身邊拉住他的手，從來火熱的人這會兒手掌冰涼冰涼的，停滯不過一下，她把那隻冰涼的手用自己的雙手包住。

「做事唯問心，不管夫君怎麼決定，妾身都相信你。」相信你能看到貧人、體諒貧人的善，相信你勇而無畏深入敵營的忠，相信你練成神箭比他人更努力的毅。牛大壯把她抱進懷裡，蹭了蹭她溫暖柔軟的胸腹。「娘子，他給了我命，我不能殺了他替母報仇，那就讓他們活著來贖自己的罪孽。」

聽到娘子沒有任何猶豫，平平淡淡的回聲「好」，牛大壯忽然覺得，壓在自己心上的石頭輕了好多。

他慢慢跟顧默默說了自己的打算，顧默默點頭，「知道了，不會有事的，放心吧。」

## 第二十五章 厚臉蹭新年禮物

院子裡沒有一絲風，北方的春天總是姍姍來遲，泡桐和龍爪槐還是光溜溜的，沒有一點發芽的意思。倒是綠窗櫺、白窗紙、火紅的窗花和青色的門簾給院子帶來些色彩。

冷氏有眼力的不去問要不要擺飯，安心的在前院忙碌，院裡偶爾有孩子的聲音從東廂傳出來。

東屋裡牛大壯忽然想起一件事，整個計畫需要銀子，雖然不很多，可是……他沒有。

完蛋了，他剛把賞銀買了金鎖，如果這會兒跟娘子要銀子，娘子會不會活剝了他？

冷汗直流，有點怕怕。他悄悄放開顧默默，乾笑一下。

顧默默有些疑惑，這憨貨每次把人抱到手就沒有主動放開過，今天怎麼了？等她抬眼去看，就看到一個憨厚的笨蛋在討好的對自己笑。

「娘子，為夫的新年禮物呢？」說完他還有些小羞澀的低頭。

顧默默完全給忘了，家裡這個五大三粗的，有時候特別少女心。她揉著帕子想著家裡有什東西能應付過去，反正她不想再拿自己做禮物來「賠償」了。

「娘子……」等了一下，牛大壯的聲音變成不可置信的失望，「娘子，沒給為夫準備禮物……」太好了，可以要銀子了嘿嘿。其實牛大壯沒那麼多少女心，不過是找各種機會佔自家娘子便宜罷了。

啊！有了，顧默默笑道：「我給你縫了新的綿袍做禮物。」

牛大壯頓時一臉悲痛，「娘子……那是妳去年就縫好的，我都穿過了。」

「我給你縫了一雙新棉襪子。」

「所以我給娘子的是長命金鎖，娘子給我的是襪子……」牛大壯臉上眼裡全是悲

痛，那悲痛就一個意思：誰家新年禮物是一雙襪子？娘子太不在乎為夫了，嗚嗚嗚！

「我給你留了紅燒蹄膀。」

「紅燒蹄膀就是我的新年禮物……」他臉上的痛心簡直都能擰出水來了。

他在心裡說：娘子快問，問我要什麼，我要銀子啊！

顧默默帕子揉得更快，不能問他要什麼，一開口問答案保准是：那娘子把自己做禮物來「賠償」。怎麼辦？怎麼辦？她腦子裡飛速的轉著，有了！

「送東西未免俗套，妾身幫你畫一張畫像做新年禮物可好？」

牛大壯眼睛一亮，這個可以。只要想著娘子專心的看著自己，然後一筆筆把自己描繪出來，他就心中美得冒泡。不過那些泡泡很快就碎了，銀子啊！這一次牛大壯是真的後悔了，好想剝自己的手，為什麼這麼喜歡給娘子買首飾。

顧默默看著牛大壯亮起來的眼睛，鬆了口氣。可是不等她安心，就發現牛大壯越發的沮喪難過，全身都被難過傷心籠罩著。

這笨蛋到底要鬧哪樣？非得要自己做「禮物」，王八蛋！顧默默小心臟有些突突的跳，算了，分開將近一個月……她咬唇，臉微紅的問：「那你要什麼？」

「銀子。」

「銀子？」顧默默不可置信的問，不是她嗎？

牛大壯討好的笑說：「是啊，娘子給為夫銀子，為夫自己買喜歡的。」

「多少？」

「嘿嘿，五十兩！」看看顧默默變得難看的臉色，牛大壯又小心的調整了下，「不行的話，四十兩也行。」

顧默默明白了，這混蛋是沒有給人下套的錢，再聯想自己明令禁止過他亂買東西，他雖然把月俸都拿回家，卻把過年的賞銀買了金鎖。王八蛋！亂花錢不說，還給老娘下套，說什麼新年禮物，害我愧疚，還害我……有點小期待。她惱羞成怒，一把擰住牛大壯的耳朵。

「啊！疼、疼、疼，娘子，為夫錯了，再也不敢了。」

「閉嘴！」顧默默擰著牛大壯的耳朵，將人扯到泡桐樹下靠樹站直。「閉嘴站好，好好想想下次還敢不敢亂花錢，給我下套不！」訓斥完轉身欲走。

牛大壯可憐兮兮的說：「娘子為夫餓了。」

「餓著。」顧默默惡聲惡氣道。

娘子這口氣不對，不像是生氣，倒像是羞惱。他回想剛才的情景，忽然暗罵自己一聲笨蛋。他幾步追上顧默默小聲說：「娘子，為夫知道錯了，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娘子要罰，為夫認罰，不如罰為夫伺候娘子？」

「伺候？」顧默默暗自思量，端茶打水？捏肩捶背？

看顧默默沒明白，牛大壯小聲在她耳邊嘀咕一句，「炕上伺候？」

顧默默渾身一僵，這混蛋莫非猜出了她剛才會錯意？「不必。」她抬腳欲走。

牛大壯拉住她的袖子輕搖，「娘子，為夫錯了，妳就讓為夫伺候吧。」

「滾——」



「娘子！」牛大壯仍拽著袖子不放。

這混蛋一定是猜到自己會錯意的事，顧默默羞惱不已，直往屋裡去。

牛大壯見了簡直喜從天降，白日就能……哈哈，娘子真好，為夫這就來了！

牛大壯剛喜孜孜的追上顧默默，就見他家心愛的娘子抓了雞毛撻子要打人，他反應極快轉身就跑，還不忘認錯，「娘子，為夫錯了，再也不敢了。」

顧默默抿唇不語，只追著打。

牛大壯被她追得抱頭鼠竄。「娘子，為夫錯了，再也不敢了。」

「滾——」這是惱羞成怒的顧默默的反應。

東廂的阿蠻聳聳肩，語氣輕快地問：「咱們換一本話本看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。」蛋蛋冷靜的點點頭。

左鄰右舍就一個反應：哎喲，牛將軍回來了，真熱鬧，這兩口子感情還真好。

「你滾不滾？」顧默默現在絕對不想再看到牛大壯那張毛臉，只是拿繞著魚缸轉圈的牛大壯沒法子。

牛大壯還不知死活的撩撥，「娘子別凶，妳想怎樣為夫都答應，好不好？」看他那扭捏的表情，就差來一句「不要因為我是一朵嬌花而憐惜了」。

顧默默憋著怒氣，好、好、好，讓你給老娘耍賤！

她神情一變，斜睨著牛大壯輕笑，「真的什麼都答應？」

牛大壯謹慎的看了看她手裡的雞毛撻子，顧默默輕笑著，把手裡的雞毛撻子扔到一邊，朝他勾了勾食指。

牛大壯色令智昏的傻笑著走過來，「娘子！」

顧默默笑顏不變慢慢伸出手，擰住他的耳朵一使力。

「哎喲！疼啊娘子，為夫錯了，再也不敢了。」

顧默默冷笑著拽住他的耳朵，將他扔到大門外，「滾，改不了亂花錢的毛病不許回來！」

恰好東鄰的胡娘子出門有事給碰到了，笑咪咪的打招呼，「牛將軍散衙回來了。」

牛大壯站直笑著回道：「是啊，胡嫂子出去？」

「是啊。」胡娘子說完，轉頭笑問顧默默，「恭人，一起去街上走走？」

顧默默笑著回答，「胡嫂子請自便，我還有事就不去了。」

胡娘子笑著對兩夫妻點頭示意，然後才走了。

牛大壯看人走了，立即閃到門邊討好的笑道：「娘子！」

「砰」的一聲，顧默默冷著臉關上院門。

牛大壯急得敲門，「娘子，為夫真的知道錯了！」

院裡傳來顧默默淡淡的吩咐，「冷嫂子擺飯。」

牛大壯急忙喊，「娘子，為夫餓了！」

哼，顧默默不理他徑直回了內院。

聽到娘子進內院的腳步聲，牛大壯笑了，唉，娘子什麼都好，就是臉皮太薄，太害羞，不過害羞的娘子真可愛。

冷氏忙完，悄悄拉開門，「將軍快進來，廚房有熱飯熱菜。」

廚房的案板上有一隻香氣撲鼻的葫蘆雞、一盤熱騰騰的紅燒肉，另外還有半盆潔白的大米飯。冷氏解釋說：「夫人嫌膩味讓撤了，說晚上吃。」

不過兩人心知肚明，顧默默晚上極少吃葷菜，除非夏季日頭長，吃完晚飯不休息才吃。

牛大壯找來托盤，把飯菜都放進去，樂顛顛的腆著臉去找自家心愛的娘子。「娘子，回來第一頓飯，為夫陪娘子和蛋蛋一起吃。」

顧默默白了一眼看起來憨厚老實的某人，把蛋蛋的碗裝好米飯遞給蛋蛋。

牛大壯連忙殷勤的把托盤裡的菜往桌上擺，「蛋蛋吃肉，吃肉長得結實。」

又一次，牛大壯靠著無人能敵的厚臉皮，藉著兒子的光，蹭到顧默默旁邊。

每個人都在自己屋裡吃飯，院裡的泡桐、秋千架、龍爪槐靜悄悄的立著，仔細看龍爪槐的枝條上似長出米粒似的新芽，一晃眼又什麼都沒有，不過只要耐心，小院總會等來春天。

過完年牛大壯有一句的休沐，趁著日頭晴好，租了馬車領著顧默默和兒子，到京城裡四處遊玩。安國寺、昭明寺拜佛上香，茶肆、戲園聽書看戲，還特意去西大街看了一回「永慶和」的雜耍。永慶和在宮裡表演過，在京城相當有名，立竿、上索、過火圈、頂缸、馬戲加口技。

牛大壯一手抱著兒子，一手領著娘子，一家人過得熱熱鬧鬧，直到正月底牛大壯休沐的最後兩天，夜裡的西屋有一股靡靡之味，炕上，牛大壯精悍的臂膀擁著自家懶懶的娘子。

「能不能放開，熱死了。」顧默默推推他的胸膛。

牛大壯順了順她透迤在自己臂膀上的青絲，低頭輕嗅自家娘子髮間的清香，說道：「好久了，娘子到今天才肯憐惜為夫，不放。」

這話讓顧默默想起自己前幾日的羞惱，忍不住伸手擰他胳膊，結果她手還沒放，就感覺腿間多了一個熱熱的東西，躍躍欲試。

她尷尬的鬆手，揉揉自己擰過的地方打哈哈，「其實妾身沒使多大力氣，夫君不要太激動。」糟糕，剛才是躍躍欲試，現在是頂天立地，她乾笑著有些僵硬，不知道自己是該抽手還是繼續放胳膊上才安全。

牛大壯無奈的歎口氣，娘子這個時候很乖，從不「你你我我」，卻不知道這樣更讓他慾火難耐。他把懷裡僵硬的娘子抱緊，輕輕撫著她的後背，低頭吻了吻她有點汗濕的髮根。

「娘子不要擔心，為夫知道今晚夠了。」顧默默聽了全身放鬆，找了個舒服的姿勢靠著。牛大壯雖然難受，卻覺得很幸福，他願意就這樣抱著娘子到天荒地老，在顧默默耳邊低語，「娘子睡吧，明天要辛苦妳了。」

「嗯！」顧默默升起了濃濃的睡意，「把你鬍子離我遠點，好癢。」一隻手軟軟的抵住牛大壯的毛臉，話沒說完人已經睡著了。

牛大壯小心把抵著自己臉的香軟玉手放回被窩，確定娘子蓋得嚴嚴實實，才抱著懷裡的娘子笑著合眼睡覺。

第二天快到午時，頂銀胡同的街坊鄰里一家老小來牛宅吃酒，見面都是言笑晏

晏。顧默默因為阿蠻和冷氏忙不過來，還到四司六局雇幾個人來幫忙，把院子裡的魚缸挪開，橫橫豎豎擺了二十桌，又在正堂擺了兩桌。

胡娘子笑著和顧默默寒暄，「恭人何必花錢請人來幫忙，咱們鄰里多少閒人。」

顧默默謙和笑道：「夫君說他時常輪值不在家，這一年多虧鄰里照看我們母子，才特意設宴回謝眾位高鄰，怎好勞動諸位，胡嫂子請先坐吧。」旁邊就有雇來的人幫忙引座。

如果遇到家裡老人一起來的，牛大壯就和顧默默一起到二門相迎，以示尊重。頂銀胡同的人無不感動，正四品的官階就算在京城也不低，這夫妻二人卻一向這樣謙和有禮。

開宴時正堂裡兩桌，全是頂銀胡同的長者，牛大壯帶著顧默默先到這裡敬酒。有一位年近八十的老婦人，年齡最長，卻眼不花耳不聾。

牛大壯端著酒敬道：「老人家幾世同堂，讓晚輩羨慕不已，敬您一杯酒，願您福壽延綿。」

不過是些米酒，老婦人笑著張開沒牙的嘴飲了，說道：「牛將軍是個有出息的，老身一把年紀有什麼好羨慕的，真羨慕去家鄉接了爹娘來住，不就三世同堂。」牛大壯的笑臉一瞬變成傷痛，很快強笑道：「我八歲時娘就過世了。」

「那你爹光棍養你也不容易……」老婦人慢慢停下嘴，因為她看到顧默默在牛大壯身後輕輕搖頭示意。

這桌上的哪個沒經過世事，見狀立刻就有人笑著打哈哈，「老夫再沒見過將軍、恭人這般細心敬老的人，看這些吃食，和外邊的全然不同，都是軟糯易克的東西。」牛大壯強打起精神，給諸老敬酒。雖然強撐笑顏，卻也沒能支撐到最後，院裡好些沒敬就藉口不勝酒力躲回東屋。人們免不了有些訕訕，顧默默則努力調和氣氛，只是仍然差了些熱鬧的感覺，屋裡那位老婦人領著兒子媳婦悄悄給顧默默道歉。

「老婆子說話沒有顧忌，給你們敗興了。」說完便要屈膝。

顧默默連忙拉住，「關老人家什麼事，您什麼都不知道。」

「那到底怎麼回事？難不成他爹娶了後娘薄待？」老婦人問道。

顧默默苦笑，「要是這樣也就好了……」她頓了頓說：「都是些家事，老人家還是別問了，不管怎樣都不是您的錯。」

這話說一半留一半，反倒讓人連翻猜測，忍不住各種詢問打探，最後顧默默實在是「沒辦法」才東一點、西一點的說起往事。比方給東家纏住，只好說陳寶珠的死。給西家打聽的，只能說蛋蛋被謀害。又給另一家纏住，無奈說牛大壯被陷害……事情過後街坊們閒聊時發現知道的都不一樣，免不了帶著幾分自己比四品將軍命還好的心態，交換彼此知道的事。

不過三五日，頂銀胡同裡議論的都是牛三旺一家子有多缺德。這一日正午，幾個閒人又坐在朝南的門口邊曬太陽邊閒聊——

「唉！怪不得我看將軍每次看著別人家老老少少都很羨慕，原來有個這樣黑心的爹。」

「他那爹叫黑心嗎？認真論起來，失手害了髮妻的性命是要挨板子坐牢的！」

「沒證據不是白搭。」

「你們說會不會是將軍和恭人不孝，故意敷衍咱們才這樣說的？」有個年輕人懷疑。

一位老者啐他，「呸！老頭子看了一輩子人會上當？將軍多麼忠心的人，自古忠孝一體懂不？」

「就是，將軍和恭人多高的品階，你看他們行事從來都是謙和有禮，待咱們街坊可從沒失過禮數。」

「嘻嘻，說起這個我倒想起來恭人可是夠凶的。」

「哈哈，」想起將軍時常被恭人趕出門，幾個人都發出大笑。

「唉！」還是先前的老者笑著歎息，「多少年沒見過這麼疼娘子的相公了。」

「將軍疼恭人？」

老者摸著鬍鬚笑道：「這還不疼，那要怎麼才算疼？不僅月俸全交任打任罵，還有你去看看只要恭人在，將軍那眼睛都捨不得挪開一下。」

此時頂銀胡同牛宅裡，顧默默半靠在炕桌上，閒閒的看書，她怕冷因此哪怕大白天，炕也燒得暖和，牛大壯跪坐在她後邊幫她捏肩敲腿。

一聲翻過一頁，顧默默漫不經心的說：「別捏了，去院子裡練石鎖，或去自己書房看書，實在不行，領蛋蛋出去逛街也好。」

牛大壯還是不緊不慢的揉捏，「今天要看的書早起看了，石鎖也練完了。」

顧默默明白了，一定是他比平常早起，把該做的都做了。她放下書，拉住他忙碌的手。

「放心吧，他們還沒到京城，就是到了，因為我手裡的誥書，也不敢直接上門找我鬧事，多半要等你在家才上門。」

牛大壯把她攬進懷裡，悶悶的說：「這胡同裡的人都向著咱們，為夫也讓程光守著，他們鬧不到娘子。」

顧默默頭疼，「那你又怎麼啦？」

「明天就要去親衛營訓練，為夫捨不得娘子。」牛大壯抱著她蹭，真捨不得。

顧默默無奈，她發現這個大塊頭竟然比蛋蛋還會撒嬌。

「娘子，要不妳畫個自己的畫像讓為夫帶著。」說到這裡牛大壯忽然眼睛一亮來了精神，他興沖沖的轉到顧默默前面，「娘子，妳答應過為夫畫一幅像做新年的節禮。」

提起那次丟臉的事，她就沒好氣，重新撿起桌上的書，「節禮不是五十兩銀子嗎？」

牛大壯輕輕推開她擋著自己的書，討好的笑道：「可以要兩份節禮嗎？」

顧默默冷睇他一眼，又把書擋在自己面前，「不行。」

「那……」牛大壯撓著腦袋想了一會兒，「那銀子算是為夫借的，以後還娘子。」

顧默默這次冷笑出聲，她拿開書問：「你掙得每一分銀子都是我的，你拿什麼還？」

牛大壯愣了一下，臉上浮現出失望傷心的表情，可憐兮兮的好像顧默默拋棄了他。

她捲起書朝他的腦門砸一下，「收起這副可憐巴巴的表情，以為老娘每次都會

吃？」

牛大壯捂著被砸的地方痛心的控訴，「娘子，妳都不溫柔了。」

「哈！」顧默默仰天冷笑，「你什麼時候見我溫柔了？」

牛大壯可憐兮兮的表情忽然變成壞笑，他一下撲倒顧默默，壞壞的問：「娘子，要不為夫替妳回憶一下，娘子什麼時候溫柔了？」

「滾！門開著，一會兒有人進來。」

牛大壯作勢要起，「為夫這就去關門。」

「回來。」顧默默連忙拉住，大白天關門還要臉不？

牛大壯順勢又撲倒顧默默，「娘子一會兒要這樣，一會兒要那樣，真難伺候。」

顧默默氣結，這浪蕩公子的模樣到底哪裡學的？不是一向都是憨厚老實和賤兮兮的嗎？她只知道牛大壯做過斥候，善於偽裝，卻不知道他學過各種人，她才見過幾種。

牛大壯也是仗著自己厚臉皮，一點點上躡下跳擠進了顧默默的心，才有膽子調笑。否則打死他，他也不敢這樣，因為他絕對不會允許自己真的惹顧默默討厭。隨著他對娘子越來越瞭解就越來越愛，現在的他絕對無法忍受失去顧默默。

牛大壯用自己的毛臉在她身上一陣亂蹭，「幫我畫，幫我畫！」

顧默默被癢得忍不住哈哈笑，讓她想起曾經養過的金毛，「好啦好啦，我幫你畫。」

牛大壯特意換上盔甲站好，一手扶著佩刀，一手叉腰，下巴微揚，很是神氣。

顧默默認真的看了一會兒，開始動筆。

娘子眼裡只有自己，牛大壯開心的每根鬍子都精神抖擻，喜孜孜的一動也不動，等著顧默默一筆一筆畫出自己。

「好了。」過了一會兒，顧默默滿意的放下毛筆。

怎麼感覺有點太快了？牛大壯疑惑的走過去看畫，然後眼睛越睜越大，這是什麼？

畫上的人確實身穿盔甲，確實一手叉腰一手扶刀，下巴微仰，可只有巴掌大也就算了，為什麼還短胳膊短腿挺個小圓肚子，抬著下巴笑得傻兮兮且一副得意的模樣，哪裡有一點威武的樣子？

顧默默對這個Q版牛大壯滿意極了，牛大壯則有點失望，自己在娘子眼裡就是這麼個軟綿綿的包子樣？不過看到她眼裡的喜愛，他又開心了，只要娘子喜歡，什麼樣都行。

「娘子，把妳也畫上去陪為夫，好不好？」牛大壯一邊說，一邊想著怎麼纏顧默默答應，但不等他想好，就聽到顧默默乾脆的說——

「好。」她想到一個好玩的。不一會兒畫上出現了一個正常大小少女裝扮的顧默默，蹲在地上，一支胳膊抱著雙膝，伸出另一隻手正打算去戳地上那個得意傻笑的小人兒。

牛大壯看著畫上的顧默默，不知為什麼眼睛有些濕潤。因為紙有限，只畫出了顧默默的前半部分。那個少女眼裡含笑，幾縷長髮滑下來搭在身側，伸出的那根纖纖食指離畫裡的小人兒腦袋不足半寸。

畫中的少女猛一看就是顧默默，可仔細看卻又似乎是不同的人。牛大壯伸出食指，和畫中少女食指相抵，他眼裡似悲似喜的看向顧默默。「娘子。」  
顧默默這時才發現，她無意中把前世的自己融進了畫裡，可畫了就收不回來了。

從寶雞府到京城的路，楊秋娘和程氏一見如故，相談甚歡，彼此各有打算。楊秋娘從程氏嘴裡知道了顧默默善妒，不許牛大壯親近侍妾，知道牛大壯的侍妾是正五品的官家小姐，楊秋娘更覺得來京城來對了，怎麼著也能沾光給牛承祖娶房好媳婦。

程氏從楊秋娘嘴裡知道了顧默默潑辣剽悍，不孝父母，越發覺得自己請人請對了。只要有兩位長輩在，多少都能勾起將軍的情意，到時候小姐再溫婉體貼……等到了京城，看到那樣秀麗的官家小姐朝自己屈膝口稱老太爺、老夫人，牛三旺和楊秋娘簡直樂得找不到北。

張婉兒不知為什麼，直覺不喜歡這一家三口，牛三旺看似樸實卻不夠厚道，楊秋娘一臉熱情卻像黃鼠狼給雞拜年，那個少年更是目光閃爍、鬼鬼祟祟。

是的，幾年前顧默默的那頓收拾，和這幾年家裡處處不如人的光景，讓牛承祖從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霸王，變成敏感多疑的陰晦性子。

張婉兒已經十七，為了自己的前程，她不得不忍下性子，和這幾個人虛與委蛇。好在有程氏招呼，她只要在院裡碰到時禮節到位就行，因此她現在極少出屋。倒是讓楊秋娘羨慕，官家小姐就是不一樣，她一定要給牛承祖找個一樣溫婉賢慧的媳婦。

二月十二，花朝節是百花生日，這一天牛大壯恰好在家，他讓程光去租馬車，準備帶顧默默和蛋蛋去郊外踏青遊玩挖薺菜。

屋裡顧默默給蛋蛋換上細布的薄棉衣棉褲，為了方便牛大壯也換上農人愛穿的夾衣夾褲，用布巾裹頭，顧默默則是家常豆綠色柿蒂紋上襦，綠色下裙，頰邊晃著一對小小的銀耳墜，頭髮用撒花布巾紮成墜馬髻。

牛大壯抱起蛋蛋，笑著說：「娘子這樣真好看。」

「娘最好看。」蛋蛋也認真的點頭。

顧默默笑著親了一口兒子，「蛋蛋也好看。」

牛大壯看了羨慕正打算耍賴，屋外傳來冷氏的聲音，「將軍、夫人，外邊來了幾個人自稱是將軍的侍妾和爹娘。」

屋裡氣氛一滯，牛大壯渾身立即散發出冷氣。

顧默默拍拍他，「嚇到孩子了。」

牛大壯斂氣歉然一笑，看向懷裡的孩子，「兒子不怕。」

蛋蛋淡定的擺擺屁股，示意自己要下來，「不怕。」

顧默默拉著蛋蛋，開始檢查出門要帶的東西，「夫君去吧，妾身和孩子等你回來。」

牛大壯卻轉身坐下喝茶，氣定神閒的道：「不急，稍等一會兒，今天出門踏青人多，讓門口聚些愛看熱鬧的鄰里才好動手。」